

男女快樂鑑

男女快樂鑑



上海醒華書局出版

卷二

第三編 婦女之娛樂

一 官眷

喚婢呼奴。頤指氣使。官眷居處之享受。固已加人一等。而其行樂之花樣。亦縷指難數。簪前鸚鵡。教以人言。院後狸奴。喂以玉食。棋枰一局。籍解無聊。雀麻數圈。足消幽寂。曲徑通幽。有花木之娛目。長廊如帶。無塵俗之勞形。一闕琴歌。得韻既妙。三杯旨酒。入齒皆香。無施不樂。無樂不行。儘多伴侶。足共言歡。有數光陰。不供談笑。固非常人所敢希。亦爲常人所不及。若有不知羞恥。共傭役以同歡。但好貪淫。聯家人以共席。是則有傷道德。失却行樂之旨矣。陝右何某。歷任疆吏。宦囊甚豐富。妻周氏。有淫行。以何某之頻置姬妾也。自念曰。男子豈得天獨厚哉。彼可以明置姬妾。我何不可蜜羅面首。等是人耳。我豈遽不及哉。有小使給事其前。面目頗清秀。蜜通之一夕。有傭媼給事。不當周意。周斥之。媼反唇曰。媼老矣。且女固知無當於夫人。不如龍生遠甚。龍生。小使名也。蓋此時周事傭役已盡知之。所猶未悉內蘊者。獨何某耳。周聞而慚忤。益斥之曰。傭役敢逆

主人如爾蠻悍。必以此日行。媼曰。不難。媼去則去耳。如龍生何。周知其意。存挾詐。恐其出告於人。爲己之累。則立變其詞。曰。爾果一改前非。可仍留此。苟勤慎廉潔。無違主命。且將倍爾薪工。媼狡甚。知己計已售。則仍作色曰。非辜夫人意。媼實不能留。今日家中方絕糧。望媼如望歲。媼果捲甲歸去。舉一身所有。質諸肆。易米數升。可以略資殘喘。不然。家中絕望矣。歸心如箭。謂我能久留乎。周知其意所在。則順之曰。慘哉。媼家固一貧至此乎。拯人拯己。功甚禮佛。我有金在。其以數金攜去。資爾家人。俾糊其口。後有所需。可求之於我。貧苦無食。予固不惜卹之也。媼欣然接其金。自是周亦不甚役媼。顧媼時向之索金。同輩咸羨之。私詢其故。媼笑曰。夫人固多金。是在人之自謀耳。媼無他術。故挑其怒。刺之以隱私。而後爲我用矣。我非自大。實則以夫人之所事。固不敢役我斥我。我卽役我斥我。我亦不受。我固明知夫人之不敢役我斥我也。則我坐食以取其金。固其宜也。有知者。則咸點首笑曰。我今知其故矣。夫人之金。殊非難致也。一二不知者。則聞媼語。心益詫謬。固叩之。則曰。媼坐得夫人工食。而不爲之事。言之不德。爾曹但勤事於夫人前後。必有所見。抑又何容媼之喋喋也。自是之後。周氏之前。索金而不事事者愈。

多偶有役使主命所出必待傭役之願意不然卽百爾嚴命一不之受周但冀其能於何某亦不違他及顧傭役小人貪得無厭久之愈悍頻索金而事則不治周氏斯時其所受之隱痛較其所謂行樂者什百倍而過之無幾時私蓄且垂傾矣而索金者益迫於星火周不能應時期稍脫便傑悍不靖周求諸何何囊橐雖滿顧姬妾既衆周亦但有名位非其所愛故資給不多所入每不敷傭役之橫索一日一悍僕曰羅三者蒞周氏前又伸手曰家有急需數須數十金幸夫人給之俾可應付周氏囊中時祇數金耳則出與之曰其將之去爾有所需稍待當更給爾僕未厭其欲意爲推却則憤形於色曰夫人何厚於人而薄於我也我之所求祇數十金耳靳而不給所居何心語已而出卒告於何某何聞之而怒遲至夜半蜜入其寢闥得龍生窮治之周氏羞愧自縊周氏之失足雖何某成之何某不多置姬妾周氏亦未必悍然逆施然周氏能強自抑制不肇茲非亦未必失足至此人非木石固屬難免無情而命分既定身家名譽所繫於一身者至巨春夜無聊時設心處地使一思我爲何人此豈有當於道德將來破露顏面何存則無那春心未有不冰消霧散者然而周氏見不及此也周氏之事卽無有告

何某者。平日傭役之誅。求無厭。奉命不從。其所受苦痛。亦得不償失。近時官眷。往往以穢跡聞。行樂之術。儘多消遣之方不少。抑何不思之甚也。

二 姨太太

姨太太。至不公之名詞也。男子於正室以外。苟有錢勢。可任意購置姬妾。不能名太太。則曰姨太太。多者以行輩爲呼。曰二姨太太。三姨太太。等而下之。有自十數以至數十者。以十數或數十清靜之女子。供給一人之淫慾。則姨太太之所遭。亦可以知矣。生爲女子身。幸母貪名慕勢。以得爲姨太太爲榮。其不幸而已爲姨太太者。惟有安心任命。自懺其孽而已。姨太太普通行樂。或籍花鳥以消遣。或籍泉石以怡情。或呼姊妹喚妹。共作雀麻撲克之戲。或偶蒞劇場。以聲歌自遣。固無不可者。若以廣田自荒。如貶冷宮。因而研花惹草。誘吉士以自遣。不爲人覺。已之道德已傷。事機不密。爲人破獲。更將置名譽於何地。鄂有古姓者。世爲顯宦。寄居夏口。娶姨三。分院而居。二購自鄉間。三出諸勾欄。大則爲戚家婢女。三私人。爲古所覺。逼其死。二貞靜自守。自知爲人姬妾。如隨火坑。此身亦終已矣。則購置花鳥。培植調養之籍。以自遣。終其身無他念。而樂亦不減。大則事於

談諧善笑。謔人叩之曰。我聊以求樂耳。道揆雖不同。得行樂之旨。則一然。則女子入學。行樂法。讀我此篇。知所擇矣。

三 小姐

人生無過年少時。小姐時代之行樂。誠哉其可樂也。出閣以後。侍姑奉夫。教女育子。有家事之勞心。卽欲求樂。樂終難求。獨於小姐時代。上有父母主持。下無子女縈情。問字研書。有得則欣然自喜。一行樂也。穿針刺繡。既成則怡然自賞。一行樂也。扶花植木。亦行樂也。喂犬飼貓。亦行樂也。聚兄弟姊妹於一堂。小事雀麻。亦行樂也。高歌一闋。以娛父母。亦行樂也。佐父母以治家。偶有疎忽。無其責者。不任其罪。若有所得。父母便欣然獎借。亦行樂也。春秋佳日。薄遊名園。游目聘懷。怡情養性。行樂也。若有興會。則蒞劇場。或遊戲場。以資消遣。亦行樂也。長處父母蔭下。未受磨折。殆無往而不覺可樂。較之涉世既深。往往具厭世觀念者。不可同日語也。若爲匪人所誘。以比囂男子爲樂者。欺其父母。隱其親友。一朝發覺。爲社會所譴笑。我未見其可也。名門閨秀。小家碧玉。必有首肯我言者。

四 小姊妹

小姊妹者。小姐小姑之閨友也。小姐小姑。結織閨友。往往小姊小妹以爲呼。故曰小姊妹。羣居終日。最愚言不及義。行不及善。則小姊妹之行樂。有不得不言者。互研道義。共剖史書。此行樂之上也。偕繡鴛鴦。同參裁剪。亦行樂之上也。爾歌我舞。如絲竹之合奏。不失行樂之中。棋枰一局。籍消永晝。所謂博奕猶賢。仍得行樂之中。或結伴往遊名山。或偕侶共游勝水。或往空氣清新之處。踞綠陰而高談。亦行樂得宜。不可謂非。至於往劇場。游花園。蒞遊戲場。興會所及。臨遊亦不可謂非。若理不敵慾。朋比爲奸。或施盜騙之技。或演淫穢之跡。此則失行樂之鵠。而爲記者之所反對者矣。

五 女校長

身爲女校長。當然以養成賢女自任。則見婦女之有成也。怡然而樂。見婦女之不能率教。不知求學也。必戚然而悲。故督促教員。使勤於訓育。勉勵學生。使樂於受教。便爲女校長無上之樂。女校長之行樂。亦惟於此兩端注意之可也。郁芬姓俞氏。河間人。適於陽陳氏。不一年而喪所天。郁芬悲極欲自刎。以翁姑勸勉而止。自念嫁夫死。事者愈

絕。不如誘掖後人。以行我心所安。用招鄰里女子。授書使讀。遠近聞者。爭遣女子入學。來者無慮百數。一人不及盡教。乃設學校。延教員。經費無所出。則毀釵以助之。成績優美。來學者益衆。學成而去。侍姑助夫。莫不曲盡其責。凡學生家屬之來校者。每殷殷訊學生近況。有稱道其卒業生學業之優。德行之良者。則笑渦微形。溫然如天神。自謂自掌女校以後。彷彿開一新生活之紀元。見教員之盡責。學生之受教。莫不有得於心。怡然自樂。則女校長行樂之法。可以知矣。

六 女教員

女教員以教育女子自任。已能盡其責。學生能循循受教。得其指導。咸欣然有成。樂可知矣。若必以蕩檢踰閒以爲樂。斯則記者愚悖。竊期期以爲未可者。當陽黃氏女。父以名書生。無子嗣。一出其所學以教女。女性又慧。父所授者。莫或敢忘。吐屬成章。遠近爭欽。有淑德女校者。聞其名。延其掌教。循循善誘。學生莫不樂遵其教。課餘無事。則手書自遣。有延其至劇場。若他種娛樂之所者。女每謝曰。我見學生皆有志向上。殷殷受教。我心已有餘樂。無待他求也。投身爲女教員者。不當如是哉。

七 女管理員

教員教學生者。管理員則爲管理學生者。學生能遵其管理。退息之時。或作有秩序之遊戲。或各修其業。同學相處。如一家姊妹然。無或爭哄不安。斯卽爲管理員之賞心樂事。故管理員之行樂。但能不偏不倚。施令於學生。無或腹非不從。學生亦均樂從其命。無或以其所施。議爲不當者。斯可矣。寧德楊素筠。有才名。初任其鄉女子高等小學校。管理以學生之違抗。憤然辭曰。我不爲管理矣。久之自省曰。得毋操之太急。處之太厲乎。然則學生誠有不能從者。非其過也。旋又任爲女子師範管理。學生咸遵其約束。無敢或違。且不忍違。素筠怡然曰。今得管理之道矣。學生遵從。我心滋樂。斯可信管理爲有訣。而記者之言。爲非謬矣。

八 女學生

世人以學生時代爲最樂。無論男女。其道一也。則女學生之行樂。有可得而言者。努力學問。有志上進。爲師長所稱許。爲同學所推崇。爲父母所寶愛。爲友朋所獎借。中心之愉快可知矣。斯卽女學生之行樂也。學成致用。將來主持家政。處世接物。無在不須實

學是其前程之愉樂與否。又繫之於學生時代。若成羣結黨。以遊戲爲事。是實未得行樂之眞際。卽一時果有樂趣。而爲師長所申斥。同學所輕視。父母所憎惡。友朋所譏諷。所得亦不足償所失。我聞之閩省侯官有二女生也。處境同。智慧同。異日之榮枯迥異。則以行樂之道有得失。而行樂之旨趨迥然各別故也。二女生一錢姓。一章姓。均家道富有。同肄業於城東女子學校。章氏好學不倦。散學以後。猶孜孜於書卷。亦非徒記其字義。必以尋求全篇之主意。一一融會於腦府而後已。以故每試輒列前茅。錢女則學非所好。在學校中。但知逐諸同學後。戲謔笑談以爲樂。手雖握卷。而心匪所存。偶有考問。每瞠目不知所答。師長屢戒之。而終不能改。其父素嚴整。時欲考求其愛女之所學。而所答每非所問。怒其不知努力。屢屢斥責之。仍不改。父母之歡心。亦於是失矣。然雖與章女同嫁於富家。顧章女有學問。善經營。家計乃蒸蒸日上。而錢女不學無術。卒以此敗其家。衣食不完。狀如乞丐。孰樂孰不樂。我知必有辨之者矣。

九 女西席

女西席卽女教員也。在學校中爲教員。爲巨室家庭教師。則謂之西席。男女同也。旣任

人家庭教師。則人之子女。其學問上德行上之開導。卽完全屬諸其身。子女而能循循受教。學問德行日進無疆。子女之優良。亦教師之榮也。子女而不能率教。學問德行不能進步。且時與不肖比。每況愈下。子女之頑劣。亦教師之辱也。榮則寸心安貼。辱則心必不安。寸心安貼。其樂可知。心未能安。何有於樂。不僅不樂。且將興悲。受主人之輕視。爲親友所誹譏。匪無人心。何以自處。是則爲人西席之行樂。亦仍循循教授。無曠其職而已。

十 女記席

爲人司筆扎抄寫之役。曰女記席。女子會心不遠。職固莫妙於此。而行樂之方。亦惟有勤於奉公。無怠無惰。俾爲主人親友所推崇而已。若坐糜時日。荒廢職務。不僅不能久於其位。卽幸而久存。要亦不能得人重視。受人金錢。卽當盡人職務。他人卽曲爲寬宥。不事苛求。無功受祿。質之於良心。安乎否。是則不勤於職。不盡其責。方寸心田。擾攘不寧。固未嘗樂也。若有牽引主人妻女。踰閒蕩檢。涉足游戲之場。行其不正之行。或則誑騙主人妻女之金帛。或則與主人爲不正之行爲。是尤不肖之尤。地獄道中。早爲斯

人安置行樂二字。固非其人所能夢想已。

十一 保姆

保姆爲教護幼稚之人。非有確實之學力。不足以爲保姆。非有確實之德行。不足以爲保姆。既任保姆之職。長日但與孩提相處。以保姆之色笑爲色笑。則保姆之行樂。亦但於教護幼稚中求之可也。孩提入世未久。智識未開。喜怒哀樂。盡出天真。保姆何幸。能與此一羣融融洩洩。真性未漓之孺子相處。如母若子。親暱無離。而扶持攜抱。日見與已同處之孩提。以長以壯。智識日開。斯則爲保姆惟一之樂境。亦卽爲保姆惟一之行樂法。若孩提喜戚。一不之顧。孩提好惡。一不之問。但任己之性。強兒童以所難。而猶叨居保姆之名。曾不知姆之爲何。保於何有一朝覺悟。其良心之責備。必能使之寢席不安者。則其爲樂。亦可知矣。白下有嫠婦周氏。任事本城幼稚園中。愛護兒童。一如己出。長日欣欣然。若有餘喜。人叩其故。則曰。我日與此天真爛漫。玉雪可愛之兒童相共。爲人教養。使彼父母。得以供職於實業。爲國家生利。是我間接亦致力於國家。云何不喜。彼其所語。固多愛人愛國之思。而保姆行樂之旨趨。卽此亦可以見矣。

十二 女管家

以女子而受人之囑托。爲人管理其產業。曰女管家。女管家能盡其職務。得主人之歡心。其樂可知。不然。荒廢其職務。使人家業亂紊。居女管家之名。而不爲其管理。主人而責備。無以安其位。主人而不責備。無以自安其心。何樂足云。至有乘機私取。以主人之物爲己物。居盜賊之心。以行管家之責。一朝發覺。裁之以法律。繩之以道德。雖猛自悔悟。亦無及矣。昇陵有何氏婦。年垂老矣。面貌慈祥。恆以正道規人。無子。但有一女曰媚雲。亦于歸陸氏。婦身無子女之累。出爲王氏管家。王本巨宦。豪富甲一鄉。婦平日亦甚知盡責。顧乘主人不備。好攘雞竊鴨。往往懷微物而歸。亦不自知其歸遺何人。苟有所得。怡然自喜。一日。方藏物於懷。將出置諸家。主人忽歸。遇之於門。婦窘極欲奔。主人初未注意。見其狀。不期大詫。又見其懷中高聳。若有所藏。遂善辭慰之。偕之入。婦益皇急。主人揣知其故。笑曰。姆何拘拘作小人態。果有所好。不妨求之於我。今若此。抑何所計之下也。憐其愚。縱之出。密查物件。所失不多。遂不事誅求。善辭遣之。如此婦者。所遇主人。尙稱賢淑。故得曲爲包荒。不追失物。然而管家之位。既失。梵獨孤老。曾未有人憐之。

人之過乎。自取之也。

十三 女記者

我國在數十年以前，未嘗有所謂女編輯女記者之職也。報館興而後記者之名以起。女記者三字，亦應時勢之需要。乘時興起。女子以優美之性情，靜妙之觀察，以爲記者。自當其職。顧刺探新聞，貴宜確實。而敘文記事，若遇不善，宜爲人開一自新之路。苟見一文刊出，萬衆歡迎。女記者自處固已甚樂。苟不爲主動人網開三面，自以爲名譽已損。倒行逆施，悍然不顧，是非所以勸善。若爲之預留一地步，其人見罪惡之難隱，不敢復爲。是已無形中爲社會去一孽障，良心安貼。女記者之樂可知矣。倘其人善心未死，悔過自新，造而就之者，卽爲此記者。則其感謝記者之心，既深且厚。而女記者苟復見此曾造罪孽之人，以己之文字討伐，故悔悟知非，一改其行，其樂何如。是則女記者之行樂，恐無有逾此者矣。

十四 女編輯

婦女而爲編輯，本爲數十年前所鮮聞。近代振興女學，才女輩出，女編輯之名，亦時有

所聞。一編出世，四海風行。女編輯固可自樂矣。顧宜多作勸世之言，不可投俗所好。誨淫誨盜，敗俗傷風。不然，卽一時爲庸衆所歡迎，有關心風俗者，謂世道日下，女編輯亦身負其責。又何以自安？若曰語多警世，意在勸人，女編輯惟以藥風正俗爲懷，故有所作，多爲點化淫暴之語，是誠有功世道，有益人心，則女編輯聞之，其樂何如？是女編輯之行樂，但於編輯之資料中，多爲憫世救人之語，得人之稱道，斯可矣。而文筆之典雅，字句之簡練，又其次也。

十五 女著作家

彥才碩學，以文鳴於世者，著作家也。女子以著作著者，自來不多聞。漢曹大姑續兄成史，實開女著作家之先河。其行樂之法，固千頭萬緒，要不出數端。著述有益世道之文，俾收勸善去惡之效，一可樂也。昌明文學，樹人模範，海內聞其聞者，咸敬仰而崇拜之，二可樂也。提倡騷風，與海內文人學士，名閨淑媛，吟風咏月，詩文往還，三可樂也。若其籍詩文以窘人，或則侈談風月，私與密友相往還，抑又末矣。

十六 女慈善家

樂莫樂於爲善。婦女心地天然較男子爲仁慈。其遇貧苦。自必解囊慨與不忍膜視。而慈善家。則更具悲天憫人之旨。一夫不得所。哀求於其前。必思所以拯之。而心始安。地方遇災患。流離顛沛。老幼不相得。苟出資以賑之。使無食者得食。無衣者得衣。無業者得業。身受者固歌功頌德。畢世無休。而慈善家之行樂。亦卽在此。粵西賀氏婦。性仁慈。好施與。地方有貧苦。但求於婦。無不諒其情以周之。且爲之告曰。我救若急耳。苟視我如肥豚。朝求焉。夕乞焉。不知事。但以藉人資助爲生。是誤若耳。誤人。我不爲也。爾其持其資去。任擇一業以從事。毋更蒞我門。我非逐若。實願若之有成耳。窘急人所時有也。急而求人。人之常情也。求人而有得。以爲便可藉此度日。此則大不可也。爾其勉之。受其助者。都是以是感憤。往往有成。有蒞前而道謝者。婦曰。毋若苟遇有窘急者。幸亦諒其情而施之。就其跡而激之。使其感憤向上。斯卽所以報我也。婦每出。曾受其德者。環而呼之。婦不能盡憶其名。惟點首應之。獎慰有加。衆歡躍而別。婦自念曰。爲善之樂。固至於此乎。此可見慈善家行樂之真相矣。

十七 女實業家